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 经 / 济 / 科 / 学 / 译 / 丛 ·

A Brief History of Economics
Artful Approaches to the Dismal Science
(2nd Edition)

经济学简史
处理沉闷科学的巧妙方法
(第二版)

E·雷·坎特伯里 (E. Ray Canterbury) 著

陈叶盛 译
刘凤良 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013068890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F091
78-2

· 经 / 济 / 科 / 学 / 译 / 丛 ·

A Brief History of Economics
Artful Approaches to the Dismal Science
(2nd Edition)

经济学简史
处理沉闷科学的巧妙方法

(第二版)

E·雷·坎特伯里 (E. Ray Canterbury) 著

陈叶盛 译

刘凤良 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北航

C1676313

F091
78-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学简史：处理沉闷科学的巧妙方法（第二版）/坎特伯里著；陈叶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5

（经济科学译丛）

ISBN 978-7-300-17571-3

I. ①经… II. ①坎…②陈… III. ①经济思想史-世界 IV. ①F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20229 号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经济科学译丛

经济学简史——处理沉闷科学的巧妙方法（第二版）

E·雷·坎特伯里 著

陈叶盛 译

刘凤良 校

Jingjixue Jianshi——Chuli Chenmen Kexue de Qiaomiao Fangfa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398（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85mm×260mm 16 开本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张 24.25 插页 3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525 000

定 价 58.00 元



北航

C167631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经济科学译丛》编辑委员会

学术顾问 高鸿业 王传纶 胡代光

范家骧 朱绍文 吴易风

主 编 陈岱孙

副主编 梁 晶 海 闻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一江 王利民 王逸舟

贝多广 平新乔 白重恩

刘 伟 朱 玲 许成钢

张宇燕 张维迎 李 扬

李晓西 李稻葵 杨小凯

汪丁丁 易 纲 林毅夫

金 碚 姚开建 徐 宽

钱颖一 高培勇 梁小民

盛 洪 樊 纲



《经济学译丛》总序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几千年的辉煌历史。近百年来，中国由盛而衰，一度成为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把中国从饥饿、贫困、被欺侮、被奴役的境地中解放出来。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走上了通向繁荣富强的道路。

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速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是，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绝非易事，我们不仅需要从自己的实践中总结教训，也要从别人的实践中获取经验，还要用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改革。市场经济虽然对我们这个共和国来说是全新的，但市场经济的运行在发达国家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市场经济的理论亦在不断发展完善，并形成了一个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虽然许多经济学名著出自西方学者之手，研究的是西方国家的经济问题，但他们归纳出来的许多经济学理论反映的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行为，这些理论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要想迅速稳定地改革和发展我国的经济，我们必须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先进经济学的理论与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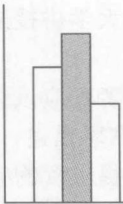
本着这一目的，我们组织翻译了这套经济学教科书系列。这套译丛的特点是：第一，全面系统。除了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等基本原理之外，这套译丛还包括了产业组织理论、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货币金融学、公共财政、劳动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重要领域。第二，简明通俗。与经济学的经典名著不同，这套丛书都是国外大学通用的经济学教科书，大部分都已发行了几版或十几版。作者尽可能地用简明通俗的语言来阐述深奥的经济学原理，并附有案例与习题，对于初学者来说，更容易理解与掌握。

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许多基本原理的应用受各种不同的社会、政治或经济体制的影响，许多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上的，假设条件不同，

结论也就不一定成立。因此，正确理解掌握经济分析的方法而不是生搬硬套某些不同条件下产生的结论，才是我们学习当代经济学的正确方法。

本套译丛于 1995 年春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发起筹备并成立了由许多经济学专家学者组织的编辑委员会。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许多学者参与了原著的推荐工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向所有原著的出版社购买了翻译版权。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许多专家教授参与了翻译工作。前任策划编辑梁晶女士为本套译丛的出版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时期，我们把这套译丛献给读者，希望为中国经济的深入改革与发展作出贡献。

《经济科学译丛》编辑委员会



序 言

xiii

本书并非要对已故经济学大师们进行简单的登记造册。在当今经济学家们处理现代经济问题并开始改变其观点时，越来越多的读者发现，他们其实更需要一些过渡性的经济学著作，以便能在古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之间架起一座相互联系的桥梁。《经济学简史——处理沉闷科学的巧妙方法》正好为人们提供了一座跨越这道鸿沟的桥梁。

老一辈的经济学大师们以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作为思考问题的立足点，并运用生动鲜活的事例，以至于他们的理论著作远比许多现代学者的著述要通俗易懂，因此我相信本书会十分适合经济学的初学者。另外，假使本书的读者具有良好的经济学基础但又对经济思想史的了解多少有一点点欠缺，那么通过本书他们就会熟悉一些最具魅力的历史人物。拥有一份求知欲是阅读本书的唯一要求。

xiv

对许多问题的关注促使我决定写作《经济学简史》一书。首先，我时常感觉到，经济学的初学者和大众读者都需要一本通俗易懂而且又有趣味的经济学入门读物。对于初学者而言，尤其是作为学生，仅仅进行知识填充可能满脑子装的都是标准的初级教科书，但到头来，初学者只是掌握了一些不相关的基础知识（尽管可能为一点点收获沾沾自喜）。对于大众读者，我相信他们更需要了解教科书中所没有的知识，如对全球化、金融市场泡沫和经济失衡等问题的各种日新月异的解决办法。

其次，初学者对经济学的兴趣大体是随着社会经济问题的增多而逐渐减少的。我发现，可以借用名人传记形式 [比如亚当·斯密 (Adam Smith)、大卫·李嘉图 (David Ricardo)、托马斯·马尔萨斯 (Thomas Malthus)、杰里米·边沁 (Jeremy Bentham)、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Alfred Marshall)、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约瑟夫·熊彼特 (Joseph Schumpeter)、托尔斯坦·凡勃伦 (Thorstein Veblen)、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 (John Kenneth Galbraith) 和罗伯特·海布伦纳 (Robert Heilbroner)]，以及讲述爵士乐时代、大萧条、里根经济政策等为人们所熟知的历史故事来引导初学者。

再次，我也希望能将老一辈经济学家的优良品质传承给年轻一代。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代的伟大经济学家们，他们不仅清晰地表述自己的观点，同时还努力寻求表达方式生动风趣。当代读者千万不要错失拜读大师著作的机会。

我将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作为本书的开篇人物。现在有一种普遍但显然误解了亚当·斯密著作思想的观点，它将斯密经济学理论中的某个观点视为斯密整个经济理论的主旨，并认为斯密的经济学理论仅适用于自由市场而政府作用有限的经济。正

如钳制人的血管就会影响血液循环从而造成大脑供血不足一样，这种狭隘的看法使人们无法真正理解斯密的理论。这种观点流行的部分原因是出于追求商业利益的目的，而更多的是对理论的教条主义理解。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讲授道德哲学的教授，倘若泉下有知肯定会对这种观点举双手反对。

xv 我希望，干脆说是恳请，无论是初学者还是已经入门的读者都应该读一读斯密的《国富论》。这部著作处处充满着智慧的思想，比如对制钉厂的精彩描述：“千万别认为我们的晚餐是来自于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仁慈善意，他们提供食物完全是出于对自己利益的考虑。”这段话不仅寓意深刻，而且语言生动形象，富有韵律（英文中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这三个词都以字母 B 开头），用准备晚餐这件日常家务做例子来说明经济活动中的利己立场，比直接用“消费者行为最优”这种学术用语要生动有趣得多。

聚焦制钉厂和亚当·斯密让我们联想到生产和经济增长问题。这一问题仍然是目前东欧国家、前苏联成员国以及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重要挑战。成熟工业化国家通常被称为“资本主义国家”，尽管这些国家组织生产和分配的方式已经与传统意义下的资本主义有所不同，甚至包括日本在内的这些国家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生产过度和劳动力过剩。这些国家的人们表面上是按需要进行消费，然而他们的消费并不足以使得他们实现充分就业。资本主义的这一弱点在许多年前就已经被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商人、政治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揭示出来。

他写道：

古埃及是极其幸运的，这无疑应归功于它的两项活动所创造的传奇般的财富：建造金字塔和开采贵金属。贵金属不能成为人们基本生存的消费品，却可被用于建造金字塔而不致堆积成废物。中世纪建造教堂和唱颂哀挽歌的情形也是如此。对于死者来说建造两座金字塔或者做两次弥撒的功效其实跟一座或一次没有区别，但是，如果从伦敦到约克郡建造两条铁路，就不是这样了。

xvi 在这段简短文字中，凯恩斯凭借丰富的历史知识，在最后半句话中概括出了现代经济社会所缺失的东西，这也是 20 世纪 30 年代尚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的重要缺陷。如果是在当今，他可能不会用铁路的例子，而是用 900 条并行的宽带信息高速公路在向各地传输庸俗的娱乐信息作为例证。

纵然借助信息高速公路的便利，也仍然无法向所有对本书做出贡献的那些评论家、读者和朋友们表达充分的感谢。几年来，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仔细审阅了本书的原稿，他以及其他人对我的许多帮助，成为激发我写作灵感的源泉。他对本书的影响在字里行间随处可见。我亲爱的已故朋友西德尼·温特劳布（Sidney Weintraub）为本书的初稿提供了颇有见地的评论。另一位已故的朋友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为本书有关金融和投资的讨论贡献了许多有益的思路和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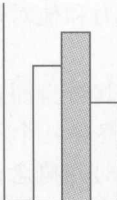
约翰·Q·亚当斯（John Q. Adams）和 H·皮得·格雷（H. Peter Gray）等一群思路敏锐的朋友和同事，都提出了颇具见解的批评。还有另外一位已故朋友曼科·奥尔森（Mancur Olson），他的著作《国家的兴起和衰落》给了我许多宝贵的启示。格哈德·门斯奇（Gerhard Mensch）的著作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启发，而且他对本书原稿中关于创新及其对高度工业化国家经济作用的相关材料的评论十分具有洞察力。在佛

罗里达州立大学任教的这些年里，我有幸与我的朋友、20 世纪顶尖经济学家之一的阿巴·P·勒纳（Abba P. Lerner）进行了一些深刻的交谈。幸运的是，一次偶然机会使我当时的部分手稿获得了经济学大师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的审阅，这些手稿的部分内容构成了我对凯恩斯理论的探讨。在琼给出评论的许多地方，阿巴毫无顾忌地标上了“她弄错了！”，而把比如判断有关凯恩斯的“真正含义”之类的艰巨任务留给我。

这是一个忠于历史的责任感问题。正当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做出了最终判断的时候，一些睿智的专家却就此提出质疑和问题。正是由于对过去的历史并不十分确定，所以我们才鲁莽地给出了一些推测。

xvii 一本书只有出版才能送到读者手中。为此，我要特别感谢世界科学出版社的戴维·夏普（David Sharp）对本书及我的另一本著作《华尔街资本主义》所给予的非同寻常的支持。我也要特别感谢奥格斯坦纳学院的理查德·鲍尔曼（Richard Ballman）、威斯塔克社区学院的弗朗西丝·比德尔（Frances Bedell）、路易斯安那沙乐大学的约瑟夫·凯尔洛（Joseph Cairo）、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迈克尔·卡罗尔（Michael Carroll）以及康涅狄格大学的理查德·N·朗洛伊斯（Richard N. Langlois），他们仔细阅读了本书并提出了有益的批评。世界科学出版社的乔伊·奎克（Joy Quek）对本书进行了精心的编辑。

E·雷·坎特伯里（E. Ray Canterbury）



引 论

1 为确保飞机平稳运行，飞行员使尽浑身解数。经济学家们也一样，他们运用各种方法对各自的领域进行研究，所以有些方法比另外一些更为有效也就不足为怪了。无论是航空学还是经济学，我们都会遇到边界或者说界限。不了解经济学的界限就像是一个飞行员不了解飞机会受到地心引力的束缚一样糟糕。

亚当·斯密（Adam Smith）经济思想形成的某些细节对我们具有吸引力，但我们希望了解得更多。毕竟，伟大经济学家们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社会，与此同时也是由滋养他们的文化氛围所打造而成的。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构成了我要讨论的主题。经济学的实质莫过如此，是所有人心驰向往的所在。当我们把亚当·斯密或者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置于他们的历史和知识背景中时，我们需要知道对他们来说什么是重要的。

2 是什么使得卡尔·马克思（Karl Marx）认为资本主义的矛盾会导致致命的危机？为什么商业经理的行为令托尔斯坦·凡勃仑（Thorstein Veblen）如此不安，以至于他要调整产业结构？与掌握纯粹分析、数学和统计学同样重要的是，如果只掌握了贸易工具，我们将无法了解在更广泛的社会思想中经济学的地位，更不可能向门外汉进行解释。我们也将无法巧言雄辩。

我们想走出理性重构的瓶颈^①并以更加广阔的视角来思考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能同时涉及许多相关领域，例如历史、哲学、数学、政治、自然科学和文学。从而使得我们能够从伟大的经济学家们所处的时代出发对他们进行正确的评价。

随后，我们就将知道亚当·斯密继承了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和洛克（Locke）的哪些思想，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继承了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的哪些理论。我们可以看到，1930年大萧条时期的困境不仅体现在

① 经济学家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曾使用了“专制主义思想史”的术语，后来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追随者使用了“理性重构”的术语。参见马克·布劳格：《经济理论的回顾》，第3版，2页，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马克·布劳格：《论经济学史的编撰》，载《经济思想史杂志》，27～37页，1990（12）。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在《从不切实际中走出来：一个有关经济学辉格党式历史的计划》[载《经济学会史公告第9号》，51～60页，1987（1）]一文使用了更令人回味的“辉格党思想史”。对萨缪尔森而言，辉格党式的历史为已故经济学家的思想披上现代理论的外衣，用现代的标准查找他们的错误，因而也就为经济学的进展提供证据。这大概也是理性重构的含义。理性重构的好处不言而喻，但它并不会在被当今经济学家任意界定的范围内都适用。本书中所使用的合理而详细的论证历史重构方法，可参见卡伦·I·沃恩（Karen I. Vaughn）1993年6月28日在费城第20届经济学会历史年会上的主席演讲：《为什么教授经济学说史》，载《经济思想史杂志》，174～183页，1993，15（2）。

了凯恩斯的著作中,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和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的书中也对其也有描述。在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一书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凡勃仑的影响力和他对炫耀性消费的理解。

建立这种联系不仅仅满足了一个思想者的好奇心(尽管对其自身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理由)。历史的观点认为,经济学就像核物理一样,始终是一个不断进步的学科,它超越时间追求永恒的规律。然而永恒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时间概念;在较为短暂的社会历史中,社会经历了许多不同的经济制度。纵然是资本主义,其基本要件从有记录的历史到其萌芽花费了6 000年,也已经衍生出多种形态。借助于经济学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经济思想全貌;这将使我们开阔视野,变得更善于反思且更富见地。

扩展思维角度是获取灵感的一种好方法。

历史是研究思想的基础。如果我们对经济学家们已经探讨过的思想不熟悉,我们就无法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新思想。同时如果我们对那些伟大的经济学家所处的时代不了解,我们也就无法理解他们的思想。时代变迁,经济制度也在变化之中;所以,我们试图描述经济组织的发展,即从封建制度历经市场经济到复杂的混合经济再到现在的经济全球化。

3 经济学家从来都不会忽略历史。1993年,富有盛名的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经济学奖共同授予了华盛顿大学的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 C. North)和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这两位都是经济学史方面的重要创新者。诺斯工作的核心是探究“为什么一些国家富裕而另外一些国家贫穷?”与亚当·斯密的答案相似,诺斯认为,答案就在于制度如何随着时间变迁以及如何影响经济运行(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如宪法、法律、税务、保险和市场规则,以及非正式的行为规范,如习惯、道德、伦理、意识形态和信仰)。诺斯已经促使许多经济学家重视“经济规律”的约束,并承认外部势力或偶然事件的发生可能带来的巨大影响。其结果视环境而定。实际上,诺斯把历史带回到了经济理论之中。

此外,在经济史的变迁中勾勒经济思想的同时,任何学科,即使是数学等自然科学,也无法摆脱人性;经济思想因此变得人性化。虽然数学神奇般地令经济学变得严谨,但历史却能防止它趋于僵化。^①

有时,文学在我们建立社会对经济事务的态度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学家有时比经济学家更准确地描述了当时的经济状况。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在描绘工厂主实行12小时工作日和雇用童工时,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就比古典经济学家要略胜一筹。

一些伟大的经济学家也从事文学创作,其中包括凯恩斯(他后来转向写作经济论文)。凡勃仑、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罗伯特·海布伦纳(Robert Heilbroner),他们既是经济学家,也是文学家。

早期的经济学家从事研究工作时常会缺乏足够的数字,那些不能通过数字诠释

^① 对学说史研究者而言,更长、更详尽的说明由卡伦·I·沃恩给出,《为什么教授经济学说史》,载《经济思想史杂志》,174~183页,1993,15(2)。最近辞世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乔治·J·斯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是这一想法的更早倡导者,参见他的《以前的经济学有用吗?》,载《政治经济学说史》,217~230页,1969,1(2)。

4

的部分必须要通过恰当的表达才能体现出来。因此,钻研现有的文献资料就显得非常重要。马尔萨斯依照当时的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得出了悲观主义的论断(粮食供应将无法
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这就不难理解了。

近来,人们更加强调文学的作用。在**经济学修辞**意义上,成功的经济学家通常是那些言论更具说服力的人。^①我们可以研究伟大经济学家的小册子、信件和笔记。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比马尔萨斯更能代表工业家,部分原因是他更具说服力,而且他可以利用议会中的席位坚持自己的主张。

今天,许多“与经济学家对话”之类的著作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②虽然将经济学家的正式著作(少数人达到了目的)与“随便谈话”区分开来是重要的,但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从这种新形式的文学作品中得到某些启迪。

尽管它只关注形式,致力于修辞,但它还是要依靠内容来论证问题。失去了“邪恶”的重商主义者的支持,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论与谚语中的苏格兰沿海城市一样沉闷,潮流一去不复返。如果中世纪时期大卫·李嘉图能一直拥护工业化,虔诚信仰马尔萨斯理论的人将更有可能赢得他们的辩论。此外,还有一些修辞之外的东西。伟大的经济学家们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用以观察经济行为。

那时的当务之急是考察既塑造伟大经济学家思想又受到他们影响的社会和思想潮流。认为经济学缺乏相关性的责难由来已久。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很可能是因为一些经济学家偏离了他们各自学派的鼻祖所给出的研究轨道。有时,他们描述的经济原理就好像是作用于物质世界的不变自然规律一样。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既有思想因素,又有社会原因。

5

在探索各种不同的社会 and 思想趋势之后,我们发现,并不存在一种可以判别我们审视世界的方式是否达到“最佳”的普遍原则。然而,含糊不清并不能妨碍我们形成公众价值观。一种方法是考虑特定的社会世界观,这被认为是真正重要的事情。世界观是一套受到普遍认同的信念的集合,人们借此来判断个体与自然、个体与其他人以及个体与神灵之间的关系。最为重要的是,世界观是一种洞察力。很显然,并不是每一个人或团体都会赞成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也并非世界观中的全部内容都会被人们平等地接受。但是,当某一特定的世界观被广泛接受,它就为主导的社会道德价值观提供了一个框架,并且可用于解释共同的行为模式。

一些世界观依据某种自然秩序产生,而另外一些则依据某种社会秩序产生。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很重要的。自然秩序更多地来自于人类的想象力而非人类的经验。例如,当谈及法律和正义时,我们通常指的是人类的社会秩序,比如我们所处的社会所形成的秩序。但大多数早期的经济学家认为,他们讨论的经济规律存在于自然界,并且能够为人们所发现。

社会规则 and 法律规定作为使私人感情 and 个人利益与整个集团 or 国家利益达成一致

① 经济学作为一门修辞学开始于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的《经济学修辞》,参见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5。麦克洛斯基是当今最懂得通俗易懂和诙谐幽默的经济学家。

② 最早出现的一本书是阿加·克萊默(Arjo Klamer)的《与经济学家对话》,参见纽约新泽西州托托韦,罗曼与阿兰汉德出版社(Totoway, N.J., Rowman & Allanheld),1983。

经济学简史——处理沉网科学的巧妙方法（第二版）

的手段也很重要。一个更广泛的社会愿景也有必要包含社会规则。

伟大的英国科学家和数学家艾萨克·牛顿使人们意识到了自然秩序的存在，而运用自然秩序和自然科学对经济学进行改造则始于亚当·斯密。斯密也受到了前者的影响。牛顿所描述的宇宙由一个巨大的时钟精确地操控着；斯密希望社会秩序能成为这个大钟的齿轮。这幅17世纪用于描述行星运动的图画迷住了许多科学思想家。对于许多学术领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包括现代天文学和物理学领域）的学者来说，牛顿力学仍是科学想象中理应出现的。20世纪中叶，保罗·萨缪尔森这位注定要成为美国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大师，把经济学描述为与物理学一样，是具有统一标准和固定模式的一门科学，而他的大部分同行都表示了认同。

6 当然，有一些感兴趣的人物没有赞同这种论调，少数人保持清醒并提出了异议。他们是攻击传统观念的人或是非正统的思想家，对他们所处时代的世界观进行鞭辟入里的批判。一般来说，他们强烈反对依赖于永恒自然法则的自然秩序。他们甚至认为社会秩序也会发生变化。实际上，亚当·斯密也是他所处时代的激进者，尽管他在一本巨著中赞同自然秩序，但在另一本巨著中认可了社会秩序。所有伟大的思想家们在其所处的年代都被视为激进派，例如，马克思、凡勃伦、加尔布雷思、海尔布伦纳、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约瑟夫·A·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等都不应该被忽视。

世界观——即使是经济学家所阐述的世界观——有助于为某一特定的社会组织提供辩护，但是存在着组织经济活动的一般方式以及这类组织所采取的特定形式。西方经济体的特征之一是采用市场交易体系，该体系现在为世界各国所向往，这不仅包括东亚国家，也包括先前的共产主义国家东欧和苏联。虽然如此，也存在其他的体制，而且并非所有的市场体系都一样。心生向往并不代表梦想成真。

社会安排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社会必须持续地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否则它将会消亡：今天的俄罗斯人痛苦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同时还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分配产品，否则生产将停止：所有的社会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与世界观密切相关，因为生产可以被迫进行也可以自愿进行，这取决于社会成员习惯于容忍还是诉求。一般来说，可能的社会安排可以概括为一曲四重奏——习惯（或传统）、命令、竞争和合作。

7 在习惯性经济中，各种经济职能由传统来决定。人们从事某种职业，是因为他们及其祖先一直从事这行。例如在古埃及，每一个成年男子都需要遵循埃及的宗教传统接替他父亲的职位。在西方社会，直到15或16世纪，工作的分配也往往是世袭性的，一个人的经济地位从出生时就已经决定了。即使在今天某些族裔群体（如阿米什）中，人们也几乎总是选择他们父母从事的职业。

在指令性经济中，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人被告知该如何做，就如同军队依据指挥官的命令行事一样。命令的有效范围可能只包括经济领域，也可能包含与经济共存的政治民主。然而，奴役也是一种指令性经济。虽然在古希腊，雅典城是著名的民主制诞生地，但即使在它最“民主”的时期，至少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奴隶。罗马帝国同样也依赖于奴役。

当习惯和命令能够重叠时，纯粹的竞争就能独立出来，但是这也只发生在纯粹竞争的时候。特别是，在竞争性市场经济制度中，其自身而不是传统或权威，决定了生

产什么和为谁生产。通常在理论和实践中，所有的权利完全由商品和劳务的市场所支配。人们依据自己的主动权和技能选择职业。家庭从市场中选择任何他们想要的或是必需的商品和劳务，生产者生产消费者在竞争价格下所需求的产品。由于制度中存在着选择的机会，所以亚当·斯密将竞争性市场称为“自由的制度”。

美国经济常常被视做竞争性市场体系的一个例子，但是美国人知道这只是一个模糊的描述而已。今天的美国很少出现习惯性经济的要素，但经济的绝大部分是“公共的”，这意味着联邦、州甚至是地方政府都有相当多的中央集权指令。此外，某些大的经济部门所需要的某种产品只有少数生产者可以生产，并且有工会参与其中，在这种情况下价格并不总是形成于自由竞争。

8 合作可能会导致一种折中版的竞争性市场经济。产品的具体数量和价格由自由市场制度确定，但是，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受民主政府的影响。换言之，自由市场制度由其生产效率来衡量，但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判断影响着对收入的分配。合作经济要求私营部门的生产者和公共部门的政府人员像一个整体似的相互配合，拥有一致的政见和目标。这可以通过共同参与的工人、管理人员、金融家和政府代表组成协调委员会和行政委员会努力协调一致。社会目标的基础是商界领袖、政府官员和新闻媒体的广泛对话和讨论。媒体的作用在于提供一种市政厅版本的拉里·金现场直播节目（Larry King Live）。合作经济需要广泛的意识形态灵活性以及广受赞赏的社会凝聚力。

斯堪的纳维亚经济，特别是瑞典制度，是最符合合作经济标准的。虽然90%以上的瑞典产业是私有的，但中央政府有权调整自由市场运行使之符合社会目标。瑞典经常作为“福利国家”的一个例子被提及，它的这种制度依赖于非常高的税收（大约是美国GDP中税收所占份额的两倍），其中一半以上的税收以福利的形式重新分配。此外，瑞典国民收入所得税是累进的（收入越高，税收比例越高），以至于工人收入的边际税率是美国的两倍左右。这样做的一个后果是，相对于美国而言，瑞典的收入较为平均。大多数瑞典人都归属于分布广泛的几个瑞典压力团体，它们有助于促进公共利益并且执行了大部分的协调职能。

9 组织一词往往暗示着整洁，但这四种笼统而又抽象的经济组织类型很少以某种纯粹的形式出现。早期的女权主义者、政治哲学家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1756—1836）的妻子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在一封信中写道：“同样特性的能量能使一个人成为凶猛的恶棍，也能在好的社会秩序下令他对社会做出贡献。”^①组织可能不是目标，但它真的很重要。个人在社会的组织过程中扮演着角色，同时社会也有助于塑造这些角色。

所以存在着习惯性、指令性、竞争性市场或合作经济的多种形式就毫不奇怪了，而且当我们把注意力转向现代世界中经济制度的某一特定类型时，我们同样发现这些制度也以凌乱的混合状态存在着。我们往往会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甚至资本主义国家中发现所有四种类型的经济组织。例如纳粹德国也残酷地将奴役与国家社会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

出于政治或意识形态的考虑，我们有时会以漫画的形式来描绘社会主义、共产主

①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瑞典、挪威和丹麦短暂居住期间的通信集》，第19封信，威尔明顿，德尔，威尔逊和约翰逊书店（Wilmington, Del: J. Wilson & J. Johnson, Booksellers），1796。

义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漫画家惯会夸张,对现实的阴暗面而浓墨重彩。据说社会主义的特点是所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都归国家所有。但在现实中,社会主义并不要求对所有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权,而只需要自负盈亏的经济部门掌控好自身的生产资料就好。有人说《圣经》中的伊甸园是共产主义的极致,因为物品是如此丰富以至于商品价格等于零。亚当和夏娃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消费。但是现实世界中的共产主义不能免费且无限地供应物品和服务,以使得每个人根据各自需要自由地消费。即使是在《圣经》的伊甸园及其东部地区,不满和诱惑仍占据上风。

10 资本主义是一个以财产私有和等价交换的双向交易体制为基础的经济。实际上,这一体制有很多种组合形式,而且并不必然取决于绝对的自由竞争市场以及经济上完全的利己主义动机。在合作经济中,收入和财富分配并不完全取决于民主政治进程。另一方面,民主政治几乎不可能在一个贫富差距巨大的社会中存在,甚至在一个围绕着自由企业资本主义组成的社会中也不可能存在。总之,这涉及人们的价值判断,而且世界观也在不断演变之中。

由于绝大多数人所认同的世界观至关重要,所以经济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的选 择。虽然如此,信念、世界观似乎是权利的必要来源。纵观整个现代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体诉求于不同的世界观为自身进行辩护。主要为市场资本主义辩护的西方经济思想,历来就与个人权利有关。早在亚当·斯密(1723—1790)时期,市场交易体制被认定为取决于对个人权利的自由表达:可以自由购买任何想要的东西,雇用需要的人,从事任何想从事的职业,自由选择雇主,自由决定保留收入的份额——即完全自由的交换和积累。

虽然当代经济学家已对资本主义做出了许多研究,但是并没有为我们的简史提供一个“好莱坞式的结局”。既然如此,认识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是非常重要的。当今,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利益关系不是经济的一部分。在这里我首先借用一位长期研究制度的学者罗伯特·海尔布伦纳(Robert Heilbroner)的观点来阐释资本主义。

海尔布伦纳认为,资本主义有三个基本特征,其中第一个就是存在一个被称为资本的东西或者过程。^① 根据海尔布伦纳的理解,资本这一术语具有两个独特的含义。有形资本是我们可以接触和触摸到的,比如机器、厂房和公路等基础设施。但在卡尔·马克思看来,资本是一个过程,一个有着复杂环节的交易过程。货币成为商品,接着商品再变成货币,这一过程的目的是在结束时拥有更多的货币。这一过程导致了资本积累。

11 资本主义的第二个特征是亚当·斯密曾形象地描绘过的按照法律和习俗建立起来的市场机制,它使得人们可以进行由马克思所详述的资本积累。因此,资本主义的经济学是有关市场(和价格)和资本积累的经济学。没有任何其他体制把市场机制作为一个连接网络。

根据海尔布伦纳的理解,资本主义的第三个特征是“政治的”。作为一种社会制

① 我的讨论来自于罗伯特·海尔布伦纳的《21 世纪的政治经济学》,载查尔斯·J·惠伦(Charles J. Whalen)主编:《21 世纪的政治经济学》,266~269 页,阿莫科,纽约,伦敦,英国, M.E. 夏普(Armonk, New York, London, England, M. E. Sharpe),1996。更多的扩展讨论出自海尔布伦纳:《资本主义的本质与逻辑》,纽约, W.W. 诺顿(New York, W. W. Norton),1985。海尔布伦纳的所有书籍都值得一读,他有着独一无二的简洁文风。

度，资本主义需要一个横向和纵向的秩序架构。横向秩序维持着社会各阶层内部关系的稳定；纵向秩序广泛地维系着各阶层间的差异。与任何其他体制不同，阶层之间差异的产生取决于是否拥有资本（在资本家和非资本家之间进行分割）和政治权力。

其他体制也存在阶层的等级制度，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封建主义。但是与封建主义不同，资本主义享有两大权利领域：私人的和公共的。公共领域制度通常，但并非总是强化资产阶级利益。私人领域的权利源于资本积累。权利来源于持有的资本，因为根据海尔布伦纳的理论，“权利应当与按照其意愿贡献给社会之后保留下来的财产相一致”^①。这种权利不是绝对的，只是因为社会秩序通常运用习俗和法律来约束它。

海尔布伦纳构建的资本主义制度特征是一个有价值的框架。通过扩大他有关资本主义的定义，我们可以识别出许多不同的“资本主义制度”。例如，在美国历史的不同时代（镀金时代、爵士乐时代和20世纪80和90年代的思想激流时代），人们专注于用钱生钱，而把商品生产的困境抛到脑后。近来，我一直使用“华尔街资本主义”这个词，用来表示许多社会规则被打破的时代。^②

12

哪个观点、哪种思想抓住了真相？这不得而知。我要传递的信息比任何快速而又精心准备的答案更为明确：经济学不是凝固、永恒的教条，它在不断演变之中。那些被喻为稳定的自然科学可能会在历史的变迁和理论的更替中变得不再牢固。但这也提供了补偿。在经济学不断进步的过程中，经济学家的不安可以激发更多的想象力，就像伟大的经济学家们通常所做的那样。正如纳撒尼尔·霍索恩（Nathaniel Hawthorne）所言：“世界之所以有前进的冲动，靠的就是有人不安于现状”。

我们从封建主义的习惯和命令开始讲述，因为它的世界观很明确，也因为许多世纪以来它都在阻止着自由市场和经济科学的发展。古典经济学家仍然必须同它的最后一些残余力量相抗争。

本书以阐述2008年危机和2007—2010年经济大衰退的历史收尾。纵观近些年来经济史，我们发现经济学大师们的思想依然颇具参考价值。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追随他的凯恩斯主义者的独创思想被再次证明具有相关性。这一点也不意外，因为我们这些年来经历了有如大萧条时期般的经济状况。如果不是20世纪30年代的保护措施得力，我们或许将书写第二个大萧条的历史。这些保护措施让我们安全度过了大衰退的第一个阶段，但我们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确保无虞。华尔街资本主义发展到极致就成为赌场资本主义（Casino Capitalism），其特点是通过投机的方式以钱赚钱。投机的势力通过层层叠加的衍生品被多倍放大。而衍生品源自不安全的抵押贷款及规避风险的努力。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和一些制度主义者能够对推动衍生品和投机发展的华尔街金融创新做出极佳的阐释。撩去神秘的面纱，等待我们的依然是高深的理论和正统的观念。

^① 罗伯特·海尔布伦纳（Robert Heilbroner）：《经济学背后的面纱》，38页，纽约，W.W. 诺顿（New York, W.W. Norton），1988。

^② 参见E·雷·坎特伯里（E. Ray Canterbury）：《华尔街资本主义：债券持有阶级的理论》，河沿，纽约/伦敦/新加坡，世界科学出版社（River Edge, N. J. / London /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2000。



简要目录

详细目录	1
序言	1
引论	1
第1章 封建制度及其经济社会的演化	1
第2章 亚当·斯密的伟大见解	15
第3章 边沁和马尔萨斯：享乐主义者与“牧师”	29
第4章 收入分配：李嘉图与马尔萨斯	41
第5章 冰冷的贫困与火热的穆勒激情	50
第6章 卡尔·马克思	59
第7章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繁荣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	69
第8章 托尔斯坦·凡勃仑引领美国工业航船	84
第9章 爵士乐时代：战争的后果和大萧条的序幕	103
第10章 凯恩斯与大萧条	119
第11章 若干现代凯恩斯主义者	141
第12章 货币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深入的反革命	166
第13章 经济增长和技术：熊彼特与资本主义的运动	188
第14章 资本主义的多重面孔：加尔布雷斯、海尔布伦纳与制度经济学	203
第15章 赌场经济的兴起	214
第16章 全球经济	235
第17章 攀登经济学理论的高峰	246
第18章 2008年的住房和信贷危机	255
第19章 2007—2010年的经济大衰退	274
第20章 经济学的未来	286
常用术语汇编	294
阅读材料评注	302
索引	318
译后记	360